



重刊翰林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十五

○宋紀  
附元紀

○理宗皇帝

附元太宗

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皇帝九年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以李埴同知樞

密院事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

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劉永新曰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漢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時侍德  
起幾危社稷如張角黃巢者而宋無之皆由于上之人未嘗侍虐尤  
甚以激之也講學之效豈可誣哉所謂未嘗侍虐尤甚者若真宗之  
天書雖不以諫而中止然其後天書以殉于梓宮英宗追崇所生諍  
者盈廷則為之屈意中止矣神哲以來改更法度正人邪黨迭為勝  
負亦紛然也然有竄逐而無刀鋸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語恢復者亦  
排斥為學禁而師閩洛者入罪籍然斥之而益奮罪之而愈勵者尤  
曰其無死禍以加諸人而人改行易節者終少也其未嘗侍虐尤  
甚于此可見豈非講學而有見于前代覆轍乎治鑑綱目者人





主有志于講學則不可以不之觀而前代覆車之轍無不于此者在也或者謂治鑑綱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而已爾非出于聖也史而巳爾難作于經也人主亦留心于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于聖賢人所述之史未及馬也似未有害也是公取尚書言紀傳以之出聖筆者以為春秋著編年及馬之出聖筆者也溫以為之綱三傳分註以傳史約之目是則治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治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未之及馬也似未有害也其類陪不愈疎乎

元初  
給符

○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選試儒者及釋道之人耶律楚材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各行選試遂汰太音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始給官府符印初諸路官府符印僭越魚度耶律楚材奏並仰中書省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初定驛令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之則

吾父  
來矣

豪奪民馬乘之城郭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耶律楚材請給牌劄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焉○三月元伐欽察幹羅思麥怯思部皆降之按元史云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計俗極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憲宗皇帝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入赤蠻命之駐入赤蠻曰我困王也且非駐何可斃人○夏六月鄒應龍罷○孟珙敗元人于黃州元終不以是求生乃舍之○夏六月鄒應龍罷○孟珙敗元人于黃州元口温不花攻黃州甚急珙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屢敗元師卒全其城○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舍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侍御史蔣峴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主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論以漠法自是群臣魚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許浩曰齊王嫉史弥遠之專權公心也彌遠憚之而遠寧宗之意以立理宗理宗之心豈敢望哉觀其對鄭清之而有紹堯老母在之慮蓋可見也及乎弥遠謀成而理宗既立則騎虎之勢既成而濟王危矣縱使潘壬之事不舉秦天錫之醫未必不挾也而况任速之乎然其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者誠以其避匿之迹討捕之謀昭灼著而不以誣也夫既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避匿之迹討捕之謀昭灼又必追貶之者蓋理宗睨乎其位乃濟王之錫位之事宜不可以繼起而自不得不加貶抑以絕乎人望也此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之所由有言也巴陵深冤含恨九泉寧宗之靈亦必震怒而回祿之災或由之拂乎人心而疑其萬或由是而聲以相應也理宗可逆乎天理而不知省復使蔣覘得以論之悉皆罷斥其亦忍矣理宗之於濟王且忍况士民乎

○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教之○秋八月追封趙汝愚為福主○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元侵安豐知軍事杜果敗之元師自淮西北還時元口温不花攻安豐果善完守禦元人以火砲焚樓櫓城多墮陷果隨補完元令

拔都兒硬軍斫牌杖初加水果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自拔都兒多傷而退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果合力捍禦元人引去淮西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狀復長尺有咫異而訪之留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陳韜史嵩之趙葵守禦淮漢

戊戌二年元太宗皇帝十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以史

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江西路光蕪夔夔施州軍馬置司鄂州

○使王楸來詔朱楊祖送之○以孟珙為荆湖制置副使置司松滋

縣屬荆州府○三月以周次說為元通好使○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

脩撰初隆州井研隆州元劣入仁壽縣并人李彞臣博學力行多所著

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教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

李心傳為史館脩撰



畫從中起乾坤中畫于誠明朱熹母為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  
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實至是召為脩撰專脩高孝光寧  
四朝實錄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操行脩潔○夏四月以李埴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以丁黼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五月以李鳴復知樞  
密院事余天錫簽書樞密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喬行簡請以兵事委  
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之○召  
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  
使居住踰年卒年八十二

賜品  
祖謙  
也君子

詔賜呂祖謙謚曰忠亮陳亮謚曰文達○六月李埴卒○秋七月以趙  
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元人圍廬州知州杜杲敗之詔加杲淮西

按史臣曰崔與之出自番禺所歷皆有政惠衆以公輔望之而與  
之屹然有大臣風與唐張九齡齊名異代良可尚也哉

杜杲  
敗元  
師元  
孟拱  
復郢  
州

瀟洛  
之書  
始至  
河朔

制置使時元將蔡牽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  
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餘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  
杜杲極力守禦元人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之皆為煨  
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垣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人敗走  
杲追躡數十里杲又練舟師拒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  
于要害元人不能進遂引師北歸○以孟拱為京湖制置使知岳州○  
冬十月史嵩之復光州○孟拱復郢州荆門軍拱受詔收復京襄拱謂  
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  
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於是張浚復郢州賀循復  
荆門拱以諸將皆捷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京延趙復為師時瀟溪周子



河朔始知

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

立瓊山曰儒者之學復盛于宋昉于周敦頤成于程顥兄弟其門人揚時傳以入閩及高宗南渡一時道學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蘇學行于北程學行于南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于朱熹而北方之上則未有聞至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按劉祁歸潛志論王欽欲以韓柳之文程張之理合而為一及其他文往往言及伊川則是時中州人非不知有程張但未詳耳朱氏之書則未行于北至是始至焉

**己亥**三年元太宗皇帝十一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中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時二相當國論共謂喬失之廷李失之隘史失之專○以余天錫

經理如護元氣 襄樊 為朝根

參知政事游侶同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府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馬○夏五月元遣使如高麗○秋八月以游侶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書院事○**元**塔海服取成都制置使丁黼敗死**元**人遂取漢昂簡眉閣蓬文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冬十月許應龍林畧罷十一月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孟珙遣師分道死**元**人于蜀口遂復夔州○以陳垣為國子司業垣史彌遠之甥而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

資治通鑑大全 宋理宗紀十五



士興國之師

以禁星降詔求言

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頃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以吏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許浩曰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非能誠讓也特以魯所觀望可以得名而勉強以為之也然于此雖能勉而少間于簞食豆羹則見于巴矣是則所謂好名之人而孟子之所深惡也孟子所惡則三代以下之亦不可為之矣而陳頃何以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論歟頃嘗斥言官闈時宰不避禍患非好名也審矣而故乃云然者蓋以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為其所言者蓋有罪矣頃彌遠之甥心存正救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也頃豈好名者哉

庚子四年元太宗皇帝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彗星出于營室下詔避殿減膳詔曰朕以眇身托于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

流星見於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謹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疾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謗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魚別歟抑收守非良而獄犴多與歟犴音岸胡地大也大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魚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脩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道和銷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元以與都刺合蠻提領諸路稅課所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與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樸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課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



孟興  
大屯  
田興

之福近侍左右皆為與都刺合蠻所啗元主惑之楚材言不行乃太息  
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纂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二  
月以孟興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馬興遂大興  
屯田○以劉南壽為廣東運幹使○以陳隆之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  
府○三月貶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官帙大雅當蜀殘破之  
初披荆棘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閭蔽夔峽為蜀之根抵至是以城陷  
削三秩蜀人懷之為立廟祠焉○夏四月詔史嵩之還朝罷都督府嵩  
之在鄂諸將皆以捷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以杜杲為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府○元使王楸來議歲幣○秋九月喬行簡致仕○冬閏十二  
月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樞密院事范鍾參知  
政事○元東平萬戶嚴實卒子忠濟嗣○詔以明為淳祐元年

封周  
程朱  
張祀  
孔子

千載  
絕學  
始有  
指歸

安石  
萬世  
罪人

淳祐元年元本宗皇十三年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郇伯程  
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從祀  
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皇皆繼以為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  
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  
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  
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  
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  
意誠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  
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



帝謁孔子  
臨大

元太  
子崩

龜鑑曰尊事黃帝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此則耆德之儒名家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蓋儒先重則吾道亦重儒學輕則吾道亦輕理宗之衰儒先其審諸此與五君子從祀肇于淳祐祇謁先聖之靈天札一頒吾道增氣使萬世而下皆知儒先道義之尊非周唐尊祀之意與

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夬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魯思子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三月趙以夫罷○夏四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與芮弟也○秋七月高麗王暎以其族子淳為質于元以求成○冬十月元以牙刺瓦赤行省于燕京專領中原事○十二月元主殂于鉞鐵鉞音訛鉞音孤地名六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事元主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

楚材  
諫用  
紙用  
空填  
書真

况人之五臟耶○主悅賜以金帛勅左右曰進酒三鍾即止是年二月疾篤脉絕諸藥不能療太皇后素平國政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時權奸滿朝粥獄賣官而輿輿刺合蠻等尤強肆控治諸國楚材對曰今朝廷用人不當天下罪囚必冤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六皇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主蘇后以為言○主首肯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已久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田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元主從之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鉞胡蘭與輿輿刺合蠻飲翌日卒年五十六六皇后召楚材問以儲嗣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輿輿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内外占至以御寶空紙令其從意書填且曰輿輿刺合蠻奏堆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楚材力諫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



老臣令史何與馬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斷手乎

后以其先朝勳舊曲加敬憚焉元本宋七子長曰合西夏二皇后李氏

為定宋曰開端曰屈出曰合刺察兒六皇后所生也曰舍丹曰臧立七

皇后所生也是時太子諸王各有分地不相統一六皇后既稱制予和

林號令不行國政中微元主壅于起

輦谷後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

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特晚年皇后

乘急竊柄回回以

貨致寵為可惜焉

變

也當是時中州之地盡屬蒙古非徒華統于夷而又男統于女天地之大

間純陰用事無復一綫之陽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豈非天地之大

乎

變

也當是時中州之地盡屬蒙古非徒華統于夷而又男統于女天地之大

間純陰用事無復一綫之陽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豈非天地之大

乎

變

也當是時中州之地盡屬蒙古非徒華統于夷而又男統于女天地之大

間純陰用事無復一綫之陽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豈非天地之大

乎

變

也當是時中州之地盡屬蒙古非徒華統于夷而又男統于女天地之大

上趙疏

十二月余天錫卒  
壬寅二年春二月游偃能○以范鍾知樞密院事類葵同知樞密院事

元姚樞隱蘇門

別之傑發書樞密院事奏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  
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  
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收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  
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帝嘉納之○以徐  
榮叟參知政事○元侵蜀孟珙遣師禦之時○也可那延自京兆取道  
商房以趨三州遂攻瀘州孟珙遣王令屯江陵及郢州劉全屯沙市城  
在荆州府城西南焦進自江陵出襄與軍會張祥屯涪州以備之且下令應  
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之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  
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元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  
時牙刺瓦赤在燕所屬惟事貨賂以培克媚之樞為幕長一切拒絕因  
辭職携家往輝州之蘇門輝州郎今輝縣屬衛輝府蘇門冀田

蘇門輝州郎今輝縣屬衛輝府蘇門冀田



姚樞  
流布  
經史  
書籍

數百畝誅茅為屋城中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龕音甚魯司寇孔子也傍  
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任佳時則  
鳴琴百泉之上自版小學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朱子或問家禮俾楊  
維中版四書集註及尚書版詩傳折衷易程二傳書蔡氏傳春秋胡氏  
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命弟子楊克為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  
史論說諸書行之○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罷○以余玠為四  
川宣諭使初玠家貧落魄音茫落魄家魚家業落魄不檢束魚行亡命  
走楊州作長短句以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所  
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籠人斥為噲  
伍噲謂漢之樊噲也伍行列也韓信黜后居常快快願陛下視文武之  
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鄉人

余玠  
制置  
蜀中  
以安

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是職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共議皆  
置先行後奏○○人侵真州杜杲敗之○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  
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抗言時政無有私隱同  
位憚之○秋七月○人入通州屠其民而去○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進封史高之永國公○十二月別之傑罷  
癸卯三年春正月以呂文德為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  
統兩淮出戰軍馬○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初蜀中財  
賦入戶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  
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  
魚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或老或  
庸或廢或貪或慘或謬或遙領而不至或開源而各謀終魚成績於是

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五



元耶律楚材

兩川魚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戍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  
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遴音吝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  
一如帥居下令曰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  
以禮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厭接咸得其懽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  
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遂於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  
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基布星列如  
臂使指大獲山在保寧府蒼溪縣東蓬州屬順慶府神臂山在瀘州如臂使指指賈誼傳海內之勢如臂使指氣勢聯  
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四蜀圖以進曰  
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三月  
丁丑朔日有食之○元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楚材以與魯刺合  
用力求避位會六皇后有疾遂罷楚材中書令楚材憂憤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真

為百姓哭

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瑟數十張古今畫畫金石遺文  
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曼出入表雖案牘積前酬答不失其宜正  
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  
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  
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溫恭之容溢于外莫  
不感其德焉

東四明曰元太宗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  
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  
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所學可謂難矣幸賴太宗謙行言聽故能  
力行不顧然而見于設施者猶十無二三向使無楚材國不知其何  
如也

五陵山曰世使蒙古之臣皆盡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于蒙古  
法制未立之初朱子真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  
于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輩專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之人言漢  
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攻汴梁久不下  
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民為心



如楚材又  
何責哉

元汪世顯卒  
定西金蘭水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

岷疊西和等一十州事魚巨細悉聽裁決還而卒世顯善兵能將重儒

愛民儉勤自持有古名將之風○余玠城釣魚山徒合州治之在重慶

府合玠從冉璉及弟璞之謀也玠密以其謀聞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

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合州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蜀始可守播

州人及第璞具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闡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

賢自詣府上謁玠與分庭抗禮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魚所言之疑玠

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玠以覃

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

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蓋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

合州城乎玠不覓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

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請粟以守之賢于十萬

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

敢掠以歸已遂密以聞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

周禮入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辟吏之治也注弊斷也既斷以六

事又必以廉為本其六計謂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也史治

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

道于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菑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

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

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恩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

法理逮于郡邑濫于筮筮典聽朕言式克敬止道音換○以李鳴復參

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

俱罷初杜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

書論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諫議大夫劉晉之惟論罷二人○三月以吳淵簽書樞密院事○秋

九月史嵩之以父憂去位詔起復之罷將作監徐元杰及逐遊士之居

徒



京學者冬十一月史嵩之乞終喪制許之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  
無成功其從子璟卿諫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  
縣倉卒價於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晉灼曰蕭牆人君之門屏  
其故○通鑑趙良謂商鞅曰君之危若朝露注朝露言其易散也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  
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不從已而董  
濤劉應龍徐霖等果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帝雖不聽而論者益眾及  
父彌忠疾亟嵩之謁告許之翌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以  
為不可帝不聽元杰遂去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嵩  
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貨竊宰相  
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累險不可測  
在朝廷一日則貽一人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

論罰  
之植  
私黨

之不遠今嵩之亡父以速其土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  
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意嵩之不天蔡邕曰不無也子以父聞  
疾不省聞訃不行排徊數日牽引奸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囑貂璫  
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姦謀已遂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  
其有憂戚之容大臣居天子之下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  
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  
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  
則嵩之本無捍禦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謂其有經理財用之  
才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植之計陛下眷留將以  
利國殊不知貽國魚窮之憂也嵩之之為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知二  
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賈氏曰卒止也卒哭  
者謂既虞之後卒去



里巷  
字七

廬中魚時馬先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為鎮守臣以預為已  
之地也故今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先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  
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固未知之乎臺諫不敢言  
萬之之瓜牙也給舍不敢言萬之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萬之之肘腋  
也執政不敢言萬之之羽翼也萬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奸臣以  
司喉舌謂其必魚陽城毀麻之辱也麻白麻認也唐志歷朝拜相用白  
必毀麻城為諫官曰白麻出我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魚惠鄉反噬之  
虞也石惠鄉反噬王安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世  
未有不亡人之國者今史氏秉鈞三世矣天下士民惟知有史氏陛下  
孤立其上甚可懼也夫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魚君子獨一  
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于史氏之手而後已此

書人十  
上七

臣所以痛心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  
缺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  
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震等三十四人皆上書  
切諫亦不報

正誼齋曰先王建學育賢之制其有功于世道深矣宋自建立大學  
以來幾三百年其純德淑行君子能以忠讜自任力諫世變者恒不  
乏人蓋由能明先王之制教有方而致然耳然太學生上書諷諫  
實自鄧肅始宣和間徽宗淫侈無度禍亂將作鄧肅乃進十諫詩有  
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國中何日不春風蔡京怒曰不殺肅恐浮言亂  
天下即放歸田里既而金虜入寇太學士陳東等伏闕上書數蔡京  
童貫王胤梁師成李彥朱勛之罪皆為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及罷  
季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東復上書極諫願復綱職以安天下之  
心以上皆不納後于高宗朝力詆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  
遂以任直棄市由是汪黃肆惡愈甚而太學生魏祐又論其誤國十  
罪笑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約議虜人宜斬之絕和議宗  
人上書言湯思退二年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約議虜人宜斬之絕和議宗  
位李沐以流諫曰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奸



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宏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政  
 各流五百里嘉定十二年太學生何處恬論尚書胡集欲與金人議  
 和亦請誅之以謝天下此皆諸賢明善講學之功也馴至理宗世變  
 國危尤甚其臣史嵩之籍其從父彌遠之勢謬為元宰封承其貪侍  
 從不致斥其非臺諫不敢指其惡未丁父憂遂謀起復天倫之喪其  
 甚矣乎于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奠鳳等百四十四人眾口同  
 辭以攻厥惡其畧曰君親等天地忠孝魚古不照臨鬼神之所共  
 若斯人得罪于宰我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矣又曰若鄭居  
 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之不遠矣又曰若鄭居  
 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相位其心術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  
 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在督府以  
 和議墮士卒心以厚賞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  
 之利權歸之私室蓄積奸謀險不可測故在朝廷一日則則一日之  
 禍在朝廷一歲則則一歲之憂今不亟去之是率天下為魚父之國  
 矣嗟夫其言辭則切義理則正使戎狄聞之足以教其澆漓之薄自非宋  
 地隆厚教育有自何以致乎賢士輩出以明忠孝之道焉惜乎理宗  
 庸闇不明惑于武學劉耐和說遂皆指為遊士而逐之也雖然宋之  
 龜鑑與書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止克明為下克  
 忠正謂此爾

武學 生皆 論嵩 之不 富起 復

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坑焚之禍漢  
 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世不可追之恨者其端  
 始于一二愚主橫議爾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  
 不毀學校付之自然入皆賢之左傳鄭人游于學校以論執政然明白  
 毀之何臣獨恨子產之魚以變士習淑人心也今陛下尊居天位置輔相  
 于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儂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然則朝廷何以  
 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矣若使嵩之果匿喪  
 旬餘設謀起復固魚以免天下後世之議若起復出於陛下憂時之本  
 心亦當顯示天下揭臣此章於四學俾輕儂浮薄者有所警戒太學齋  
 廊因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時范鍾劉伯正領  
 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筆誅遊士諸生聞



諸生  
作卷  
堂文

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繁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  
 遷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  
 非惟衍豐苞以遺後人豐水名苞草名言豐水之旁以抑且隆漢都而  
 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為四學彘彘束帛例及諸生  
 家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魚地但思粉骨寧專觸機直言安志之好共  
 惜元城之去劉安世魏人也號元城登進士第哲宗時遷臺諫論事實  
 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孔子觀問見古廟右  
口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也事詳見家語○宋仁宗  
時王拱辰既傾杜衍以及蘇軾等除名乃喜曰吾一舉網打盡詳見  
慶曆五年不任其咎歸過于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  
 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鄭僑即子產也李斯諫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  
 顏居此厄乎吾道告爾同盟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煖

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筆遂  
 盡削武士之籍萬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上疏乞終喪帝乃許之

筆斷曰建學立師之道誠不可不慎也道之以正則所學之人無不  
 正道之以邪則所學之人無不邪矣蓋古者帝王建國君民以學為  
 先五帝學曰成均夏后氏有東序西序殷人有左學右學周人辟雍  
 皆國學也皆所以明人倫也末嘗有武學之制也皇宋南渡戎虜馮  
 陵國勢孤危累戰累敗故時君恨無名良乃立武學使習兵畧焉嗟  
 乎夫所謂兵畧者乃聖人戡定禍亂之事然非後世善于攻戰之智  
 術也古者炎帝侵陵諸侯蚩尤最為強暴軒轅以神謀聖美脩德治  
 兵與炎帝戰而勝之又擒蚩尤于涿鹿故戰伐之機始于是矣自三  
 代以降聖道不行孫吳既出野戰者則拽紫而揚塵城守者則火牛  
 而奔陳于是狙詐生焉誦計成焉而聖人仁義之師絕矣今而武學  
 之建不遇欲使學者專務乎此效孫武之奇謀尚吳起之異畧險薄  
 其心深刻其計然後擇之以為名將耳嗟夫古之所謂名將而能成  
 其破敵之功者非出于奸詐有餘之術實出于仁義有德之謀若漢  
 之鄧禹諸葛亮唐之李晟郭子儀是也今使奸佞之人先歸畧而後  
 詩書先詐術而後仁義是猶誨盜以偷假虎以翼耳烏足以為名將  
 焉此武學劉耐所以立心不臧卒反四學上書之人而黨于權臣史  
 嵩之也嗟夫學者立心不臧豈止不諳將畧而國家作養賢才若黃  
 崖伯等亦皆為其所逐而國為之一空矣然則制不師古乃有絕賢

卷之八



喪邦如是之患後之欲建學而求賢者可不鑑于此哉

鄭清之能相

孟珙措置江陵

○吳淵罷○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樞密院使○以鄭清之為少保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湖之養魚莊○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義魚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墮蓄泄三百里間耿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為江陵天險

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隱默充位故也○

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呂文德敗○人于五河復其城五河縣名

今屬鳳陽府○夏四月杜範卒○人納侵江陵孟珙敗之○秋七月人

侵濠州知州呂文德敗之○冬十一月以陳鞏同簽書樞密院事○十

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

院性傳尋罷

丙午六年元定宗皇帝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直清守法為時名相與游侶不

協力辭而去○人入兩淮呂文德敗之○人入蜀余玠敗之○夏

六月以陳鞏參知政事

○元定宗名貴由太宗長子也太宗崩後乃登太寶在位三年崩于橫相乙兒之地壽四十三有葬起輦谷○帝母六皇后臨朝者五年法度不一內外離心加之連年大旱河水盡涸草木自焚牛馬多死人聊生太宗之政衰矣

秋七月元主貴由即位于速蔑都元自太宗殂諸王近屬自相攻戰國



元宗即位

丙大壞至是元王始即位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作行營水深

元王始即位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作行營水深  
自國之人仕蒙古者咸受制于一胡婦人非獨忘其身之為華而亦不  
世道至此何等時耶

孟珙忠君之念可貴金石

○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貴金石在軍中參  
佐部曲論事言各相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懷謁士遊客老校退  
卒一以恩意撫接名異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  
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自號滌菴居  
士○冬十二月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太學士永國公致仕○元侵京湖

江淮州縣

丁未七年元定宗二年春正月以嗣榮王與篤子孟啟為宣州觀蔡使○

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樞密院事○以鄭清之

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知

建康府便宜行事陳鞏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

湖邊警曰至帝深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

音曰至矣○游侶罷○秋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宋同

簽書樞密院事八月案罷○高定子卒○呂文德敗元人于泗州

戊申八年元定宗三年春三月監察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

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王國之命脉因極言

檢覆決獄疎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元主

殂于胡眉斜陽吉兒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事

史臣曰定宗之在位也委政于皇太后及近習而已是時國內大旱  
河水盡網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



于燕京迤南諸郡徵求貨財弓矢鞍轡之物或于西域回鶻索取珠  
璣或于海東樓取鷹鷂駟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然自壬寅以  
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夏六月以徐鹿卿為樞密使○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麟同  
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同簽書樞密院事同大尋  
罷○冬十月別之傑罷

○乙酉元軍春正月詔禮部首舉精加考核○封孟啟為益國公○以周

置慈  
初局

世宗八世孫柴彥頴襲封宗義公○置慈幼局于臨安收養道路遺棄  
初生嬰兒

許浩曰夫人之至愛莫若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捐至愛而處至痛  
遺棄初生嬰兒也獨不念此嬰兒之父母若為而捐至愛處至痛  
乎理宗之時邊方多事征賦無藝民于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子  
矣理宗為民父母不能為之料理以相安而相保至使骨肉相棄而  
區區置慈幼局以收養之局豈能盡收養哉古今之稱善養老者莫

文主若而其為養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漁其妻子使之自養而  
已固不能人人而養之也如必欲人人養之則文王之養老須置局  
矣文王之心豈不  
仁如理宗也耶

○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應麟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辭免太師許  
之○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  
岳在楊與戰多捷聞職脩舉帝嘉之故有是命親書忠實二字賜焉  
○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陳韓罷○冬十一月應麟罷○十二月  
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卒

講通  
目鑑綱

庚戌十年春二月詔祭文恭王府講通鑑綱目在文府講朱熹論語集  
解○三月以蕭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魯伯為京湖制置使  
知江陵府○趙葵罷○夏五月以善珩為嗣濮王○余玠大敗元人於



興元

辛亥十一年

元憲宗皇帝

春正月改封建國公孟啟為建安郡王賜名孜

建安郡今建寧府

○三月嗣濮王不擅卒○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同

知樞密院事吳潛參知政事

○元憲宗

諱蒙哥睿宗施雷之長子而太祖之孫也定宗崩後乃登大寶既而自將伐宋遂崩于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一○帝剛明雄毅沈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之過制賢于前之諸帝遠矣

元憲宗即位

夏六月元主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先是定宗之殂諸大臣欲奉屈

出之子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元良哈速不臺之子以太祖諸孫惟元主謙

慎聰明宜立諸大臣兄弟皆曰可乃大會而即位焉失烈門不服元主

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敢主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遂罷不急

之後嚴軍律以安民又以自太宗以來群臣擅政凡有詔令必親為之

政始歸

丘瓊山曰元定宗死至是憲宗始立國無君者又三年嗚呼國而無君何以為國蒙古初起本無遠圖其後皆中國人教之以安中國爾

○秋七月元主命其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漠地民戶事開府于金蓮

川在萬全都司之雲州堡東北一百里承制封拜先是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太弟遣

趙璧召之樞至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已受言而大有為乃盡其平

日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

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

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

詢樞言于太弟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漠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

為後必有諛者矣不若惟掌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理順安太弟納

之○元以蒙哥撤兒為斡事官孛剌合為大必闍赤掌朝貢事晃兀兒

姚樞首治之政



元太弟置屯田經畧司

留守和林答哈阿藍答兒副之茶寒業廖于統蒙古漢軍侵兩淮戴答兒統蒙古漢軍侵四川和里互統蒙古漢軍伐吐蕃牙刺死赤不口見幹魯不覲答兒行中書省事于燕京麻速忽訥懷塔刺海主伊吾廬至阿母河迤南事阿兒渾主和刺珊迤西事斷事官掌國訟其權任為至重大必開赤其任猶中國之左丞相也○冬十一月鄭清之致仕遂以太傅克醴泉觀使封齊國公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久居宰輔其再相也年齒衰平之治有足稱者焉○以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元蒙古也屈伐高麗○元太弟忽必烈置屯田經畧司于汴梁姚樞請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太弟善之遂置焉由是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元以史天澤趙壁為河南經畧使天澤選賢十

九六

元主賜宗后死

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役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立邊城以遏敵衝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河南大治○游侶卒  
 壬子十二年元憲宗二年春正月王堅復興元府○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人侵隨郢安復州○余玠攻人于嘉定府○汪惟正城沔州○元主徙其太宗六后及諸王于邊賜定宗后妃竄太宗孫失烈門于沒脫赤元主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故也又以定宗后赤納里合敦以厭禳賜死禁錮失烈門於沒脫赤○夏六月元主以漠地分封宗屬命太弟子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馮音鹵音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元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胡果反可取由是太弟忽必烈有關中



兩浙江東福建九大水

賑恤師

河南之地○元太弟忽必烈以楊惟中為河南道經略使時河南總管  
 劉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將二十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  
 復召之使謂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  
 即握大挺擊福踏之福數日死百姓鼓舞稱快○嚴勸蔡信台處建劍  
 郡九郡同日大水民死者以萬數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云取財過  
 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取贏而商賈告病此  
 又水之所由應也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親舅后之故也關中今西安  
 下邳人精于律曆陰陽之占漢元帝初以諸儒薦徵待詔臣者署改言事宴見天子敬馬官拜博士諫議大夫今日少抑宦官  
 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帝即曰令學士院降詔遣使分郡賑恤諸軍計  
 建邵南劄國子監薄業隆禮往嚴勸信登聞檢帝曰聞福建水傷人頗  
 完胡大昌往發處台告勅比一百道分遣有方帝曰聞福建水傷人頗  
 多清叟奏水退之後貧民無以為生亦有自經溝瀆者聞帥臣陳昉發

楮三十萬漕臣饒虎臣發楮五十萬米五千石以賑之乞與除諸使知  
 聖旨帝欣然從之其後蠲九郡苗米凡二十二萬五千八百七十石有  
 奇○秋八月行會天曆○元主命太弟忽必烈帥師伐西南夷太弟旭  
 烈帥師伐西域宛的不花帥師伐波黑奚撒里帥師伐印都印都古天  
 餘萬○九月嗣沂王貴謙卒○冬十月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  
 樞密院事○嗣濮王善珣卒以善與代之○十一月吳潛罷以浙東福  
 建大水故也○印都朝貢于元○元良哈及伐附都鄯善烏嬰摩些  
 等國皆降之

癸丑寶祐元年

元憲宗皇帝二年

春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攸為

皇子賜名祺進封永嘉郡王○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汪惟正城  
 利州西利既城○人且耕且守於是蜀土不可復矣○渡漢江次于



元成大理

萬州遂入西柳關高連敗之○元元良哈反敗羅部于夷河浪山遂會  
 太弟滅大理虜其國王段智興以歸得五城八府蠻部三十有七○夏  
 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先是利州都  
 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毒虐富人以  
 脅取金帛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  
 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  
 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  
 揚成成曰夔兵精勢張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  
 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  
 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  
 譬曉之遂相率賀拜夔至玠斬之會成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

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

雲頂山在成都府金堂縣南遣都統

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而世安素納丞相謝方叔子  
 姓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伍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  
 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交結權要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  
 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  
 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  
 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國  
 子司業葉慶鼎言蜀當垂亡危急之秋晦恐不勝其任乞改命謝方叔  
 固以為能乃止○元使札刺見伐高麗○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卒  
 初玠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你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  
 父母焉



陳四明曰余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  
監簿朱文炳接買客皆有常德至于倫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  
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賢  
慶以來蜀間未有不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詭進蜀錦蜀成過于文  
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于進退遂來殘賊之口又置提捕官  
雖足以假便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于  
姚世安拒命成命項挫齋志以沒惜哉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追贈故直龍圖閣李

道傳謚曰文節

誣察

甲寅二年元憲宗皇帝四年春正月○城閣州○詔工部尚書陳德毅察訪官

吏于荆蜀江淮於是被黜者百十七人○二月○圍嘉定知府俞興敗

之○元人入東川遂城紫金山紫金山之要地東川今潼川川亭縣北○元人

侵合州知州王堅敗之○元人侵廣德軍曹世雄敗之○夏四月以徐

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元主祭天子日月山○六月詔籍

善家財家  
賈似  
道知  
樞密  
院事

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璘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  
孫畫竊帑使之積以歸詔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十萬  
徵之累年始足○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余晦  
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言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  
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  
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  
無行險輕儇浮薄不敢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  
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  
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乃召還董槐疏言蜀事棘甚也棘  
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夔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輔車也帝以槐言  
事魚隱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



余晦  
誣殺  
王惟  
忠

曹伯為之○秋八月元元良哈滅吐蕃吐蕃土地肥饒兵強民足有戶三十萬隣國聞之元良哈互自

大理進以具酋長峻大脫因塔里固守力屈乃降元良哈反因用以為鄉導故別部落○下利州西路安撫使王

惟忠大理殺之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

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燬成其事遂斬

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冬

十月進封皇子榘為忠王○十一月元人城光化軍○元太弟忽必烈

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

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

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克之足以思及四海太弟善之因曰為廉

孟子文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全材有用

書生太弟自雲南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諸郡醫

希廉  
憲文  
武全  
材

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匝戶雜戎羗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

摧奸境內大安少暇則延訪耆宿辟智仲可於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

公選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必研究之時富民貸

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者責其入本又以息為券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希

憲知之命歲月逾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遂定為令○元命

張柔移鎮城亳州柔以連歲用兵兩淮艱於糧運奏擄亳州之利命柔

帥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襄漢魏

博粟皆不至乃築甬道王幼學曰恐敵鈔掠其粟故築垣墻于街巷是如甬道自亳州汴堤百一

十里流深而不能築復為橋十五橫以二堡戍之

乙卯三年元憲宗皇帝五年春正月己未雷詔罷元夕張燈從其居即金子才

之言也○二月以蘄州防御使乃猷奉沂請惠王祠事○治金子才等



元太弟召許衡不至

喪師罪罷其祠祿時元人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焚言國家與元人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正其罪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帝從之○元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衡懷慶河內人幼端慧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固辭而去稍長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以歲饑時艱嘗危乏每與俱往人厭其迂勇氏為河內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撫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宣宗山陵後起宣宗州縣追呼勇午衡代勇氏分辨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

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時國土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且艱得典籍父母亦以世方亂欲使知占候之術為避難計遂令與日者游因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衡三往就宿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應劭曰墳大也一曰山墳言君臣名物陰陽共象二曰氣墳言歸藏生物長育生殺三曰神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也曰典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也考求古者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已而隱居不大名實默深知敬遇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莊子瞿鵲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



教信  
小書  
四如  
明神

浪率畧也林希逸  
曰義云不奢實也  
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棄棄前日所學章  
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眾皆曰  
惟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魚小大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  
誦不輒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  
客至則懽然相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滯喜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學  
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  
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太弟聞其賢授京兆  
教授衡不受復徙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至是以樞希憲之薦乃授提  
學力辭不受年四十七矣○三月以王楚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淵為  
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夏六月賈似道敗○李壇于海城壇李金子  
壽既降元為山東行省首事○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宦者盧克升董宋臣  
舊海城將窺海道故也

西南  
夷皆  
降平

檀龍用事天錫上疏論之不報竟去謝方叔請遷為太常少卿○秋七  
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御史朱應先論之也○元良哈友伐鬼蠻羅羅  
斯阿伯阿魯等國皆降之西幸夷盡○八月王楚罷○以董槐為右丞  
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  
月嗣濮王善美卒以善騰代之

丙辰四年元憲宗皇帝十六年春正月元主大會諸王于王兒陌哥都始定歲錫

錢帛之數○三月以蒲澤之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夏四月以程

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參知政

事○五月詔思州播州嚴飭守備元將兀良哈反自烏蠻趨州攻禿

合州羅氏鬼國遣使報于思播思播以聞詔以根萬兩命知思州田應  
庚知播合楊文福的羅鬼為援且戒思播嚴飭守備以待之思州今為  
下大  
全逐  
思南府屬貢州宣慰使司播州  
今為播州宣慰司屬四川道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于城外



董槐

董槐升全丁之奸

詔罷槐為提舉洞霄宮大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于遠州刻石三學戒諸生毋得議國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然務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率滿歲而遷者進者始不悅矣時帝年浸高操柄獨斷而閭貴妃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等用事蕭山縣名屬紹興府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媾黃緣閭妃及盧董遂得權侍御史柔佞善逢帝大悅之大全由是招權納賄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魚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禁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俱事陛下矣遂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

六君子

帝賜文天

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弄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器與通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常以禮遂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諷御史吳衍劾之因取旨削六人之籍編管遠州下臨安府押出國門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園橋漢官儀曰臨雍四門外水環遠以節觀者木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譁張噪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令廟廟生看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焉○帝御集英殿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元人侵徽州知



祥及第朱熹請吏冗

州史俊敗之○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

張磻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御史朱熹乞汰冗吏不報熹言境土蹙而

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供

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

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

許浩曰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彼其少

淳祐寶祐天下如此其蹙賦不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此其多豈淳

祐寶祐之事繁于景德慶曆而官須多設耶未聞疆土既蹙而事反

加繁也事不加繁而官反多庸詎非倖位耶理宗于國勢日蹙之時

而有倖位如此欲其財力之贍以禦敵而保國也難矣哉

○命劉秉忠營桓灤之間為開平府秉忠邢臺人桓灤二州名桓州在萬全都司之雲

州堡北灤州屬永平府開平府即上都城也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年十

七以家貧為刑臺節度使府令史一日因案牘書有不愜然投筆歎曰

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天寧寺名

德府治西北憲照禪師聞之招致為掌書記後游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

觀見秉忠與之俱行太弟忽必烈甚重之因留侍左右秉忠遂條其時

政所宜數十事上之太弟由是日見親遇凡征伐莫不從謀畫良多嘗

贊謂天地以好生為德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數至是元主欲建

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太弟言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

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言乃命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三年

而畢功○冬十月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

驥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蔡抗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去詔罷其

祠祿○十二月元人城棗陽

丁巳五年

元憲宗皇帝七年

春正月詔戒飭群臣○以趙葵為少保京湖宣撫



元主罷太弟開  
北較財賦

戒有司及  
魚幸

使判江陵府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而卒○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  
道知樞密院事○元主罷太弟忽必烈開府命阿蘭答兒行省事于京  
兆勾較河南陝西諸路財賦或說於元主曰皇弟得中土心且王府諸  
臣擅權為奸利元主信之乃罷開府而命左大必閣亦阿蘭答兒以丞  
相行省事于秦蜀以劉太平為參知政事佐之勾較諸路財賦阿蘭答  
兒往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大開告訐虐焰可畏由是得罪者衆獨  
史天澤廉希寵魚秋毫可權拔云○元侵襄陽高達敗之于白河○三  
月帝戒有司征及魚幸御筆云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訐易俗  
則禮義與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為奸延及魚幸難賴緡錢動以萬  
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於令御史臺覺察以  
聞難他干反謂○夏四月元經薩侵古竹隘及劍門遂趨東川○五月

蒲澤之復劍門○城荆山為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馮天驥罷

○元元良哈友入交趾屠其城元良哈友入交趾三遣使諭其國降貨

走海鳥元元良哈友遂屠城○九○元焚道士化胡經○秋八月以張

磻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元主却回鶻所獻水精盆

珍珠傘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可值銀三萬餘錠元主曰方今百姓疲

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冬十月張磻卒○以林存簽書

樞密院事○元主命皇弟阿里不哥守國自將侵蜀十二月次于六盤

時元主用也速兒附馬亦孫哥大王之言○會師數宋據殺函絕河津

囚行人之罪自將南敗至東勝河時河水以土覆之如履平地遂濟次

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元主由隴州趨散關莫哥吳王由

洋州趨米倉亭里又萬戶由漁關趨沔州○元太弟朝元主于六盤遂



以賈道似以密使

罷阿蘭答兒勾較財賦太弟忽必烈既為元主所疑又為阿蘭答兒所  
害大懼得罪用姚樞策請入覲太弟從之及見元主為泣下兄弟如初  
即命罷勾較太弟所置行戶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皆廢  
戊午六年元憲宗八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蒲擇之帥師復成  
都府及元紐鄰戰敗績乃還○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  
府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租稅養鰥寡孤窮興學校選士卒群召僚  
屬皆及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  
官○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下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  
院事朱熠簽書樞密院事○元圍襄陽及樊城高達救郤之○元李璫  
璫璫侵海州漣水軍○五月嗣秀王師彌卒○秋九月元主次于劍門  
○冬十月元主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實死之○十一月林存罷以朱  
熠同知樞密院事饒秉臣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

詔戒中外

淮宣撫使○元人入東海○元元良哈友伐羅氏兒國○元主侵鵝頂  
堡守將王仲階于元元主遂取長蘆山○龍州降于元龍州屬廣西道○十二  
月元將紐隣取資州遂取元州資簡二州今俱○詔馬光祖移司峽州  
何士璧移司紹慶府峽州今為夷陵州也屬荊州府以援蜀光祖士璧  
逐戰于房州元人敗走○高麗王暉使其世子佛朝于元暉或○詔以  
明年改為開慶元年  
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春正月詔戒中外奉公法圖實政○隆州雅  
州降于元隆州今屬四川道○元太子辨都卒于王吉河憲宗是自忠  
屬重慶府進趨夔州詔蒲擇之及馬光祖便宜行事○元元良哈友  
入賓象州靜江府賓象二州屬夔州府靜遂趨湖南○元主圍合州知  
州王堅禦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充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知



江陵府○以張日明為浙西帥翰日明博學好古而精于兵術知人善

○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汰口在黃州府西濟江京湖江淮州縣

多降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元以楊惟中為江淮京湖路

宣撫使○蒲樸之免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夏五月

元主遣兵侵重慶府六月呂文德及元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秋

七月元主蒙哥殂于釣魚山合州圍解癸亥元主殂年五十二後追謚

帝廟號憲宗史天澤護皇帝寶與群臣奉柩北還留不魯合及不見扎同領

### 重慶軍馬

陳四明曰元憲宗勤于政事好謀能任國庶兵強所至降附太祖之

業中興馬史臣曰憲宗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

許之過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詔旨帝必親起

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論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論之

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備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然性

元兀良哈女入辰沅遂圍潭州○九月元太弟忽必烈圍鄂州先是太

弟之師次于陽邏即陽邏鎮也在黃州城域西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太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

奪之氣不可臣請當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

鱖艦鼓擢疾趨大呼呼畢奮鋒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太弟

聞之舉手曰天也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嗣濮王

善騰卒○以戴慶炳簽書樞密院事○詔諸路出師以禦元大出內府

銀幣犒師○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丁大全奸回狡險狠毒貪財引出

及元師聞鄭羽家富諷臺臣彈之籍其財以自益為子娶婦見其美因自娶之

許之不○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

丁大全有罪免

喜收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陷襲他國所亂然酷然巫

現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終不自啟也

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奸臣檢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公道晦蝕私意橫  
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  
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實為宗社之憂章鑑高著嘗與丁大全同官  
傾心附麗躡躡要途蕭泰來等郡小導沓詩導沓皆曾注導沓聚語也導親本反沓徒台反國  
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貶善類  
之禍沈炎實趙與壽之腹心瓜牙而任臺臣耳為搏擊奸黨盤據血脈  
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望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  
高鑄羈管州軍帝不聽時邊報曰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  
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帝問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  
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既而內侍董宋臣請  
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

文天祥  
斬董宋臣

元立  
高麗王使  
歸國

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  
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授鄂州趙葵為江東  
西宣撫使便宜行事判建康府任責捍禦沿江制置使馬光祖移司江  
州副使史巖之移司壽昌應援鄂州向士璧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高麗王瞰卒元太弟忽必烈封瞰子僊為高麗王就國先是瞰計聞于  
元江淮軍副使趙良弼言於太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  
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世子僊來朝適鑿與西征留滯者二年矣  
供帳疎薄魚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致堂胡氏曰館穀者  
因其軍之館食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僊為王遣送還  
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脩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太弟然之即曰

文天祥

十三



改館世子顧遇有加賜以封冊遣使送之由是一意脩貢矣○十一月以朱眉知樞密院事○賈似道使宋京如元師乞和○大弟忽必烈遂帥師北還鄂州圍解先是元圍鄂州都統權州事張勝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以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之元人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逵印應飛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元人乃復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陝破高逵帥諸將力戰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高逵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頌似道親勞士始出否則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諛事似道即使人訶止之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勢雄向士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闕白似道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十一月元人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

京詣元師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踵急流走鄂以憲宗計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太弟亦聞附里不哥欲襲尊號遣脫忽思簽軍河朔因召群臣議亭江淮荆湖軍撫制使郝經曰今國內空虜塔察國王與李行省眩駢相依西域諸胡窺覘閩隴隔絕旭烈木王病民諸奸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後偽或起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今脫里察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天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



憲請  
太弟  
伐師

都西京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命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  
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  
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哈友之兵憲希憲復進言于  
太弟曰殿下太祖皇帝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魚定暨今南伐  
師無取鄂天道可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  
無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太弟乃命希憲前行審察事變希憲聞劉太  
平及霍魯懷復至關右而憲宗嘗留大將渾都海以騎兵四萬屯守六  
盤征南諸軍尚散處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  
畏太弟英果因關中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太弟  
以渡河備以為言太弟乃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情而遣希  
憲往塔察兒國王所結歡塔察兒王見希憲知太弟功德甚盛遂請見

向士  
壁敗  
元師

任推戴之事焉○十二月向士壁敗元兀良哈友于南嶽市潭州圍解

○詔以明年紀元景定

庚申景定元年

元世祖皇帝  
中統元年

春二月以高達知江陵府○元兀良哈友

會張傑于鄂州

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敗其後軍于新生磯

在黃州府

治北團  
風鎮下

時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湖南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

道用曹世雄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戍卒百七十遂匿

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西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

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召賈似道還

三月遇元俘卒于蘋草坪敗之遂入黃州先是諸路重兵咸聚于鄂元

兵斡腹由永全至潭

永州今陸府屬湖廣全州屬  
桂林府潭州今長沙府是

江西大震吳潛用御

史饒應子言移似道鎮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吳衝似道以潛欲殺已怨



之乃詔下召還似道乃進孫虎臣以精騎七百護送之至蘋草坪侯騎  
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乃匿似道而出戰似道嘆  
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  
即江西降將諸再興也虎臣與諸將迎擊敗之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元世祖諱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憲宗崩遂即位威

元主即位開平

夏四月元主忽必烈即位于開平先是太弟至開平令丹摩哥塔察兒  
諸王皆會旭烈大王自西域遣使勸進太弟未許廉希憲進言曰阿里  
不哥雖殿下母弟自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正位號以圖善見徵我  
為後時今居此承大統頒告德音彼若遷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  
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王文統復力陳天命人事太弟良久曰汝等能

元分漢地

協心輔翼吾意決矣促篆寶文一治而成眾皆稱賀明日遂即位是為  
薛禪皇帝詔曰祖宗肇造區宇武功迭興文治多闕蓋時有先後事有  
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先皇帝將大有為方董夔門之  
師遽遺鼎湖之泣世傳黃帝采銅鑄鼎或曰有龍垂鬚髯下迎帝騎龍  
鬚髯枝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肆予冲人周書大誥篇肆予冲人永渡  
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肆予冲人思艱難冲切也成王自謂渡  
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簽軍之擾黎庶驚駭驛騎馳歸不意  
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臣僚不召而來不謀而同咸謂國家大  
統不可久曠神人重寄不可蹙慮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  
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可  
以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遵  
朕因讓至再祈悃益堅於是循循輿情勉登太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



道為十  
以賈  
以道  
為相

若陟淵水罔知攸濟爰當歸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務施實德不尚虛文○元分漢地為十道置宣撫使以廉希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貞

楊果李德謹趙良弼後世隆為之○吳潛罷以侍御史沈炎之言也是時

帝欲立忠王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

之復語群臣曰若從潛遷幸之議豈不大誤于是沈炎疏潛過失以忠

王之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齊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

鈞正字奸謀巨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昂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潛忠

亮剛直論事近○以賈似道為少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衛國公帝手

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宣王命虎臣來旬來宣注

虎來此江漢之隱然殄敵奮不顧身戎乘一臨士氣百倍吾民賴之而

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為之聚斂以媚

悅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冥誦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

守作美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田列女傳曰夏桀棄禮義好倡優

戲已見于夏后氏之末世笑○樂府云傀儡子起于漢高帝平城之圍

其城一面即冒拍妻關氏兵強陳平知關氏妬忌乃造木偶人舞埤間

關氏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之遂以奉帝為游燕竊美權柄臺臣

有言諫者帝宣謂使去謂之節則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能然

既顯政權傾中外盡感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以劉整知瀘州

夏貴知淮安州○出力侍董宋臣于安吉州今湖州○以饒虎臣參知政

事戴慶炳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樞密院事○元阿里不哥自立

于和林阿藍答兒渾都海等應之五月廉希憲討阿藍答兒等皆平之

阿  
里  
不  
哥  
自  
立

先是阿里不哥自聞憲宗殂即欲據有大號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

帛以資士卒聚兵燕雲以自重而劉太平霍魯懷行尚書省拘收關中

諸處錢穀與六盤渾都海和林阿藍答兒等相表裏及聞元主即位阿

里不哥遂自立發兵拒命秦蜀大掠京兆宣撫使廉希憲與副使商挺



燕希  
憲宣  
撫京  
北謀  
討叛  
世

馳至京兆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密  
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峇兒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一日希憲  
亦至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不數日官府粗定  
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閣閣出遣我今渾都  
海已反京兆使者已被殺且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與密里霍者青居  
乞台不花約同舉二人已各起軍馬應之矣又多遣蒙古軍與魯官元  
奴忽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魯懷同舉希憲集僚佐謂曰聖上  
首命我輩正為今日事疑變生脫至罪戾我當身任不以相及遂分遣  
萬戶劉黑馬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懷等具得  
其與六盤要結狀乃遣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江惟正誅乞台不花  
于青居又命總帥汪惟良帥所部兵及秦鞏平涼等處諸軍進討渾都

元之  
關龍  
平

王文  
統平

海已而赦至臨潼希憲聞之曰劫寇在邇太平等豈赦所原乃命人逆  
止赦於近郊誅太平霍魯懷於獄而後出迎赦民心帖然渾都海知京  
兆有備且欲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趨甘州阿藍峇兒自和林帥  
兵與渾都海合且遣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恤敦為書招其弟紐隣於  
是成都帥百家奴興元師忙古友青居帥汪惟正欽察等俱遣使至京  
兆言人心危疑倉糧不繼希憲遣使入蜀中勅將吏曰公等皆勲業世  
胄正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師校由  
是咸思效忠美元主聞之拜希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既而渾都海  
阿藍峇兒合兵而東官軍大敗河右大震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椿  
等合軍追阿藍峇兒關隴遂平傳首梟于京兆市諸軍悉分屯便近元  
主嘆曰希憲真男子也時年三十矣○元以王文統平章政事文統本

通鑑卷之八十五



章政  
事元詔  
改元  
中統

王鶚  
推戴  
人才  
之盛

山東行省李壇奏屬也劉秉忠李易薦其才智遂得親幸委以腹心言  
聽計從文統亦竭其情以為政○元建中統制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  
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朕獲續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  
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  
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煌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五  
月十九日建號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  
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敝之  
方隨詔以頒申畫于後○饒虎臣罷戴慶灼卒○以沈炎簽書樞密院  
事○元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將舉後進  
推較人材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舉李治李昶  
王磐徒單公履高謙徐世隆同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暉雷膺

元使  
天澤  
立政  
治之  
道  
元使  
郝經  
來盟  
賈似  
道拘  
于真  
州

為脩撰周砥胡祗通孟祺閻復劉元為應奉楊奐元好問脩金史奐好  
問未召而卒鶚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  
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從之○六月立忠王祺為皇太  
子赦○元以河南軍撫使史天澤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元主問以  
安民治國之術天澤具疏請立省部以正綱紀設宣撫以督諸路治恩  
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  
下相應內外休息元主嘉納之○秋七月元使郝經來尋盟賈似道幽  
之于真州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榮中輩撰福筆編稱頌鄂功朝  
廷不知其求和也元主既即位庶希憲請遣使諭宋以息兵講和勅諸  
軍北歸俾恩威並著元主善之欲遣使而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  
才德乃請遣經遂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

卷之五十五

十一



日請和之議或謂經曰宋人詭詐難信益以疾辭經曰自南北遣難江  
淮遺黎弱者被俘掠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  
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  
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壇侵宋以沮撓之欲假  
手以害經經過淮費似道懼奸謀呈露遂以李壇為辭命知揚州李廌  
芝寓書于經莫結反以款兵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答書言弭  
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口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眾所聞知  
今啟釁自擅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使人事也復上書于  
帝及移文執政辨論古今南北和議戰攻利害甚悉皆不報而令捷鏑  
館所塹垣柵束左定公柵之以棘驛吏防守嚴逾獄音犴音介佐或不能  
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

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湏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  
事宋祚殆不遠矣眾感其言皆自振勵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  
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隣國之道來當  
令入見○以賈似道蕙太子太師帝家教甚嚴難初鳴入內問安丹鳴  
還宮三鳴在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晡復至帝所  
起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賜茶及坐否則為之反覆  
剖析明日使之覆講

許浩曰理宗在位何國安之多艱也始為史彌遠所立而不能總  
其乾綱終于賈似道所制而不能操其國柄差乎以當時國勢而言  
金虜將亡大元天啟宋之宗社正如葉上之露亡在朝夕雖以奇才  
碩德之士輔之猶懼不免况奸險師臣之輩趣之乎且其三面被兵  
淮甸騷起而海內分裂也史臣書曰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太子太  
師屢書不絕者豈非深嘆宋之天下始終為奸臣所喪而棄戮于萬  
世與故觀乎此則知史臣之筆嚴矣



元初造通行交鈔王文統創造通行交鈔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

八月元始頒祿于官吏元以僧八思馬為國師

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世祖于潛邸即被尊寵冬十月元初造

中統通行元寶一文統文請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

兩同白銀一兩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州時賈似道既專政臺諫何

以參然之論削丁大全吳潛秩職議居遠州矣今復下詔曰丁大全吳

潛欺罔無君流毒給禍害民蹙國動搖國本建議遷幸蘊志深險竄謫

江西可謂寬宥而二佞之黨懷奸伏慝布在京城各私所主及咎朕躬

其令臺諫察舉以聞當實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私元在黨人永不錄

用遂竄潛于潮州○十二月元使孟甲如安南諭降○高麗請降于元

安置 吳潛 于潮州

高麗王興歸感見

辛酉二年元世祖皇帝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平詔曰虎

闈齒胃太子事也虎闈謂國子監也禮記太子入學此禮廢久矣如設

奠書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敦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

拜焉○詔追封張栻為華陽伯屬成都府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

廟庭太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臣恭奉聖旨擇用正月十五日令臣

謁拜先聖又宣王子太學臣仰體聖心祇承嚴訓區區愚衷因而感發

焉蓋先聖之道至我朝盛時運際文明真儒迭起而後有以續夫子喪

之傳然其時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追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重公臣張

栻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

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邪說又幾晦蝕陛下聖德有與



萬世魚文

元主討阿不

吳潛卒

姚樞  
許衡  
師三

罷黜波邪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泐淵源而  
 逝洙泗實萬世無疆之文今熹已秩從祀而祇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  
 望焉故有是詔○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朱熠罷○元以阿合馬領  
 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高麗王使使其子值朝于元○元主討阿里  
 不哥戰于昔木土阿里不哥敗走元主乃還○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  
 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樞密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  
 置使知重慶府○徙吳潛于循州吳潛至循數月忽語人曰吾  
 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端拱○五月元以楊果為中書參知政事  
 而逝循人哀之循州即今惠州府○五月元以楊果為中書參知政事  
 劉肅宋子貞參議中書省事三人皆客也果有才○元以姚樞為太子  
 太師實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當國深  
 忌樞等樞默亦力言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

為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  
 力以為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  
 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遂稱疾還懷孟教授子弟默力學  
 善醫遭時兵革隱居教授于廣平之肥鄉縣名屬廣平府元主在潛邸聞其賢  
 召見之默首以三綱五常為言且曰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自是敬待  
 加禮留侍左右命教世子默薦姚樞明治道樞由是得任用元主既即  
 位召至開平問曰朕嘗命鄉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  
 也宋天澤可大用元主納之○元令軍中所俘儒士聽讀為民○元令  
 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  
 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識官汚濫及  
 民不孝弟者量重輕議罰○元遣崔明遠諭宋准東制置司訪問國信



劉整  
元叛

元致  
黃宣  
聖廟

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元禁使臣及軍士所過  
城邑官給廩餼毋擾于民○元弛諸路山澤之禁禁私宰牛馬○元初  
置惠民藥局○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元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  
之初賈似道斷浮橋敗元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憾其  
輕已令呂文德摭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  
整素與興有隙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整遂率所部降于  
元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元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  
整之將叛命彪孫童表彪孫不刑合門仰藥死○元命有司歲時致祭  
月朔釋奠于宣聖廟及管内書院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藁瀆  
○元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  
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時之不知不禁民之不犯體時順勢通

元以  
史天澤  
右丞相  
于大

心猶  
印板

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元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書  
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素已克謀  
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  
宣布德意境為大治○秋七月元主以其長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領  
樞密使後主封為裕宗皇帝○元以王恂為太子替善恂有學行劉秉忠薦之及  
為替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于燕王起居出入之際  
飲食衣服之節貴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綱五常之旨脩齊治  
平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嘗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  
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  
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  
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八月俞興罷以呂文德為四川宣撫使○以



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會計邊費安置前湖南安撫大使向士璧于漳州賈似道已心功欲汚饒陶臣怨士璧之輕已遂諷侍御之孫附鳳等乞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十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于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餘者○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元脩燕京舊城○十一月以劉雄飛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以皮龍榮知樞密院事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以何夢然參知政事○江萬里罷○詔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壬戌三年元世祖皇帝春正月以善詔嗣濮王○呂文德復瀘州改為

江安軍○元克阿里不哥于北鄙○元初作太廟于燕京元之祀簡朴

無文元主即位之七月始祀祖宗于中書省至是初作馬凡九室○二

月皮龍榮罷○元立王植為高麗王○臨安饑○元山東行省李壇以

京東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元殺王文統時文統使其

子堯通好于壇事覺伏誅○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馬光

祖罷○元哈必赤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六月遣青陽夢炎帥師救之

不至而還元主命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討壇以張弘範

為行軍總管至濟南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壇軍勢

甚張出兵突諸將獨易弘範而不攻初弘範將行其父柔謂之曰壇劇

賊也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王者慮其險苟有來

李壇  
以京  
歸東  
來

四四



犯必赴救可以立功弘範導其教繁長壘于城西內伏甲而外為壕開  
東門以待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攻弘範橋短不  
能踰壕士卒遂陷于水其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壇始大懼欲  
走不得董文炳知壇勢促乃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謂之曰反者壇  
耳餘固無罪也田乃縋城降壇益不能為矣六月朝廷聞壇受圍遣夢  
炎接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安南國王陳日煚傳國於其子威  
冕詔號曰暎為安南國大王日煚又名勝威○以  
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李壇復降于元元誅之以董文炳為  
山東東路經界使壇被圍四月內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食盡軍士潰  
亂壇乃出降哈必赤史天澤斬壇于軍門誅其子壻及黨與數十人餘  
悉縱之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元人

天澤史  
請罷  
兵民  
之權

丁大  
全受  
誣寃  
死

所有史天澤還元主勞之天澤因曰壇所以得為亂者盡奪兵民之權  
故也乞罷子弟之家者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纜還  
私第而張栻嚴忠濟子弟俱去職焉○九月元以阿木為征南都元帥  
治兵于汴○元以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  
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十一月徙胤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  
安置貴州為州將游翁明誣奏其通蠻為變改新州土牢拘每日具存  
亡費似道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以夏貴  
知瀘州○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元以  
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其家元主嘗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  
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十二月元立十路宣慰司○元  
立諸路轉運司○元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一百四十六



買公田

癸亥四年

元世祖皇帝中統四年

春正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

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為計須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

一事而行五

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臨安府通判陳嘗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求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

徐經孫諫

疏乞去何夢然陳堯道力勸帝勉留帝遂詔似道視事帝曰嘗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乃上疏條陳其制置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禁王與芳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

我不可不負徐公

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宗社瘠民則必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







呂文德為元請置權場于樊城

院山長○秋八月元王至上都遣使徵諸路賦稅錢帛民間所賣布帛有疎薄短狹者禁之○九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得簽書樞密院事○置權場于樊城先是劉整言於元人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王帶與之求置權場于襄陽城外元人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元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開權場于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下山在襄陽府城東南三十里外通五市內築堡壁元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元人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元戶部上今年民數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一十賦稅絲七十萬六

元世宗詔崇經術考德行

千四百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按元宣燕京平准庫以均平以鈔輸納其絲俱入木包非產絲之地亦聽以鈔輸入此當差戶包銀鈔四兩每十戶輸絲十四斤漏籍老幼以三兩絲斤重甲子五年元世祖皇帝中統五年春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元曰詔曰朕粵稽盛

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懋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講講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久也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為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邇年尤甚非無佳士顯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于詞華慎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路冠而挾策俚言辭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



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開務於科舉令曰無大更張以安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亨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元立諸路平准庫○二月元命選儒士編脩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三月以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當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馬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脩飭武備防拓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元以宋子未為尚書子貞陳時事以為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判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之選

元命  
編脩  
國史

馬光  
祖威  
惠並  
行

公蕙有才德者為之今州縣官非法賦歛民窮魚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胥子勅州郡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元主降詔諭命詔郡邑中書次第行之○夏四月以夏貴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詔郡邑鄉飲酒禮行鄉飲酒禮○何夢然罷○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簽樞密院事姚希德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始罷世襲置州郡長吏遷轉法元罷世襲置遷法希憲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工及受命之臣咸令世守逮今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此在官所無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乃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救擾○元以商挺為中書參知政事挺東平嚴實僚屬也有經濟才明允公亮既事元主于潛邸數進奇計及副庶希憲遂平大難益見親重矣時元主欲知經學挺然與姚樞審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

詔郡  
邑鄉  
飲酒  
禮

元罷  
世襲  
置遷  
法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言求直見

進○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甲戌彗出柳其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丁丑詔避殿戒膳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言陛下勤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缺失實臣等輔相無狀所致上貽聖憂乞賜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帝曰正當相與輔承闕失上回天意豈可去也及臺諫士庶上書者多言夫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者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揚棟免棟以彗星為蚩尤旗晉天

文志妖星一曰彗星六曰蚩尤旗

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元阿里不哥

等降元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伏誅阿里不哥自本土之敗不能伏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宋阿速帶昔里吉台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元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之止誅其謀臣不魯花○八月元以燕京為中都太興府劉秉忠請定于燕元主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故有是命○元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其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內難未戢外兵弗戢夫豈一日于今五年賴天地之界矜洎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于上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孛示警雨澤愆常皆闕政之所由顧斯民其何罪宣布惟新之令溥於在宥之仁可大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元阿木入廬滁州安慶軍○彗星化為霞氣而散○元立諸路行中書省新立

元立諸路



行中書省

安置謝枋得與軍國

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官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濫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枋荒訟詞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元以劉秉忠同議樞密院事拜大保參領中書省事○九月安置建寧府教授謝枋得子與國軍先是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自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誤國棄賢崇奸之罪似道怒令七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飭齋扁乃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呂氏中曰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道以寵妃之弟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之休休有容之量忌疾之念橫於胸中好說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飲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庶收將則將校之心離各軍券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一而非失人心之事卒至滅國覆身摧髮不足數其罪也

初作銀關先是自寧宗之世會子壅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子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加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銀關行物益貴○冬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尋謚大行皇帝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議謚曰不休哉四十一一年之間日恒月升慎終如始美成在久四方咸仰于垂裳逍遙與游萬乘遽同于脫屣三靈變色九有推心天不可梯民之無祿遠日有期南郊是請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謹按謚法秉德遵業曰烈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仁保大定功曰武聰明



文思曰安協時肇享曰孝迹夫十有三世之大業是承四十餘年之  
治體丕變非秉德遵業乎震文睿藻之昭回龜圖洛書之流布非經  
天緯地乎勸廉恤刑拔賢去佞非功乎涉道深而情偽洞察在御久而  
內則昭明超然遠賢惟懷永圖非聰明文思乎父天母地敬事敬享而  
典則盡志外則盡物非協時肇享乎越廟號之建久矣道德仁義皆  
帝王之為義而止于斯也聞有以理為號者稽之謚法曰慈惠有德而  
流布之為也天下萬事萬理皆于理乎出而君師則主張乎是氣五  
貫乎是也本朝治體之純道學之粹遠同三代慶曆嘉祐間豪傑並出  
說由是學上接洙泗熙寧之用程顥元祐之起程頤紹興之聘尹彥  
濂洛之學朱熹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奈之何王安石  
明紹興之學召朱熹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奈之何王安石  
則邪說誣之也秦檜韓侂胄則奸臣擅國也以新經字說胥天下為  
黃茅曰蕞則安石之為也理學之廢興則事讐率獸食人謂學為偽  
自初踐祚始御講筵即未嘗以名呼先儒若周元公頤則曰濂溪張  
邵伯載則曰橫渠二程則曰明道伊川而尤為尊用朱文公熹之四  
書自時厥後或錫之美謚或贈之封爵淳祐視學首詔祀五臣而斥  
荆舒想邪說正人心為去聖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製緝熙一記製  
矣道統三贊造詣精矣書無逸一篇書思魚所下反土首猶言其冀  
矣其土首既足以治天下土赤雅反直音鄭所下反土首猶言其冀

章也土直以治天下語出莊子其精微又以傳之聖子資善堂有記  
元良有規道心精一之旨悉在焉下南宮十有二詔而未嘗不以義  
理之學為周程張朱呂之說家傳而人誦之以義理之文造多士中庸  
大學之書為先務以窮理盡性為大原可以俶群心可以支世變雖  
有捨攘紛紜而國家基緒屹然不少動搖者以我之本領端正而功  
用宏闊故也嗚呼往古來今內聖外王一正理而已發揮正理不在  
孔孟乎微闕洛諸儒繼之則大道之與異端孰勝而孰負哉主張  
正理不在我朝之烈聖乎微先皇帝繼之則聖傳之與俗學果孰顯  
而孰晦也會群獻之精蘊訂百家之異指按二帝三王群聖人統宗  
會元之粹而掃秦漢以來千數百年之習浮縲誤之失謂非有功于  
理乎理也者天之教有所為而非人之所設也耶有功于天也上帝  
之而忠臣孝子于此時而稱天作謚也耶有功于天也上帝臨汝母  
錫之曰烈文仁武安孝皇  
帝廟號理宗臣等謹議  
覆謚議曰魏乎恍恍乎將欽柴于陽趾用作龜于稱宮毓編毫絡  
若為模繪夫理功之基也功理之輿也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是或一道也循天下之謂德四十年之深積一太極之渾全非  
備乎道見乎變之謂功海內之治皆上世所難及非太極之道之神化  
之謂與景定之元號為天下重開非復乎理魚所不通也天運神化



博施濟眾之方非聖乎理魚乎不在也字定光哉恢廣覽兼德之公  
非明乎合烈文仁武安孝之流號為尊明令顯隆盛之稱萬古在前億  
載在後魚一息非天理之極臣謹拜手稽首請上徽號曰理宗建道  
我理宗上配藝祖與天魚極臣謹拜手稽首請上徽號曰理宗建道  
備德大功復興烈文  
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更臣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聖相繼理宗四  
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  
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  
役幸依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俘宰臣天綱歸獻朝社  
亦可以刷會稽之耻復齊襄之讐矣顧乃貧地棄盟入洛之師事  
隨起兵連禍結境上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  
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于政事權  
移奸臣經進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魚也雖然宋嘉定以來正邪  
資私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奸黨之碑為學之崇升濂洛九儒表章  
朱熹四書不變上習視前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考論匡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胡新安曰表章理學使濂洛之餘或謂諸儒理學竟莫能以扶顛  
曰理固其宜也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謂諸儒理學竟莫能以扶顛  
持危不一再傳而遂亡嗟夫周公沒聖賢之道不行孟軻死聖賢之  
道不明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况周程之在熙寧元

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畧得君而行  
政也小人嘗接迹而久于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阨窮烏可以道  
之不行國之不  
鏡者責之哉  
立變山曰史稱帝自繼統首黜王安石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四書  
不憂士習後世以理學復帝王之治者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嗚呼天地間惟理為無偽至誠不息則久矣則徵則悠遠傳  
厚而高明蓋此理出于天而存于人心本之以為學乃天地元氣之  
所存帝王治道之所出豈人私意所能掩蔽而代為之哉濂洛之學  
得孔孟之正傳不幸為小人所混亂遂使不逞居高位據要地者多  
憤憤不事之徒遂至百事廢弛九廟立墟而與晉之清談梁之苦  
空同其歸是豈理學之罪哉假之者之罪也濂洛之傳所謂明德  
新民之實學全體大用之極功博學高明萬世無疆之傳也若夫  
大抵論事者當即其效觀之宋亡于理宗雖曰末運亦人事使然也  
愚特推原其流弊之極以為世戒焉耳若其慕道之心崇儒之意亦  
豈可少之哉後世人主其尚以誠實為務毋徇虛名以嫁禍于斯文  
而貽世道之憂也

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妻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  
徐幾蓋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魯

詔馬廷鸞  
何基  
徐幾



兼侍讀

元張文謙得善俗人

伯各上書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煥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之喪○戶部獻今年民數凡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戶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口○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疑重寡言自西域宗土旭烈府奉使入見元主高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留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二語斷之省中警服以為真宰輔○元以張文謙行省事于中興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紀統文謙至求蜀士得五六人自僕隸中舉而用之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凡有教令遵奉不少違士俗為之一變○元以王磐為翰林學士承旨○詔以明年改元為咸淳元年

資治通鑑卷之十五終

重刻翰林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十六

○宋紀 附元紀

○度宗皇帝

諱禔太祖十一世孫恭王與芮之子理宗之姪也初封忠王未幾立為皇太子理宗崩遂登太寶在位十年壽三十五崩于福寧殿下會稽之永紹陵○是時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始無虛日方且紛紜太平邀功各賞失將士心諛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天怒人怨以至于亡

○乙丑咸淳元年

元世祖皇帝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併六

部為四以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

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承為定制○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

樞密院事主煥簽書樞密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在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寶山內夏四

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之為太子也似道有功焉及即位似道

每朝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總護山陵即葬

似道太師



理宗即援故事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沱急下沱市名在荆州府枝江

縣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

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鎮東軍今在鎮東府似道怒曰節度使乃僉人之

極致爾遂命出鄴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

出有徹閑壞屋魚倒鄴之理以示不屈由是皆駭異○五月以江萬里

里參知政事王燭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樞密院事○作顯謨閣

藏理宗御集也○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安童年二十一

黎四世孫○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自潘籬即見親

任密謀大計莫不預焉○主嘗命其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

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元主善之命下之日綱舉

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然秉忠猶未有官稱咸以書

元安童入相

元秉忠條陳治法

記呼之至是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上言乞崇以顯秩元主即日命有司

備禮冊受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入拜以天下為

已任知無不為矣○元使黑的如日本至高麗而還黑的奉書如日本示以不臣之禮道

由高麗王植言其道險不可辱奉使命其起居舍人潘○元命許衡議

中書省事元主召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童素聞衡名心慕之及見

于行館既還歎服累日訪以政事○帝臨太學以邵雍司馬光從祠

丙寅二年元至元三年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初萬里為賈似道宣

撫司參謀官俛仰容默故最歲久然性本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嘗

惡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

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

笏謝似道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



亦四上疏乞辭祿歷半歲而不得允乃出関以待有詔以為湖南安撫使知漳州

許浩曰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又言萬里俛仰容默故為參幕最久則不知萬里也夫言之與默猶冰之與炭有水則魚炭有是理歟史泥萬里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峭直為水忽為炭矣有是理歟史泥萬里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峭直為言以狀其實而又妄意其在位之久之日而又謂之俛仰容默也豈知其辭之悖哉讀史者不究其極而以其言為信其亦同歸于悖矣

夏四月姚希得王煥罷

立制國使司以阿合馬為使張易為同知國用使司事張惠為制國用副使

元以其子南木合為比平王

元立漕運司詔舉廉史

陞泗水侯從祀

以季可為察院使賈似道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秋七月元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為史天澤真定經歷畫

調度裨益實多世祖在藩邸聞之召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奧脩身治

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于前世祖善之呼其字而不名裨教胄子

由是學官內外煥然一新遂與元好問啟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

悅而從之及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定撫使考績為十路最遂入議政

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

以王煥參知政事包恢簽書樞密院事

賜日本國王書

書云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遐方異域畏威懷德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魚辜之民久瘁鋒鏑

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及其旄倪高麗君臣感載來朝義雖君臣而恩若父子諒王之君臣亦已知之朕之君臣東藩也日本家爾高麗自國

以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圖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圖之未

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愛且聖人

日本國名古倭奴國也自其國近日以所出故名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相隔以大山國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及文武僚史皆世官也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

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元兵因互市築城



元人  
哨掠  
襄樊

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宋兵之援將出師哨掠襄樊城外  
兵威漸振

丁卯三年元世祖皇帝至元四年春正月祀天地于園立○立妃全氏為皇后

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

后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

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

冢嗣以承祭祀遂納為太子妃○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食菜禮以顏面

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黷孫師于十哲○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

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歷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之

地遼金能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然萬世國俗一旦改

之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校練甲兵

帝謁  
孔子

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

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頒俸祿以資仕者之養三銓法以紓失職之怨

外設監司以糾察汚濫三曰為君難以殘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

天道六者為目以脩德任賢愛民二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

世祖嘉納之○二月以賈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曰一朝似道

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即

交卸第外以守之特授太師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

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

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

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

切公事不關白之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



職圖為帥聞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趙濟輩爭獻寶玉陳奕至  
以兄事似道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貪風大肆兵成于外匿不以聞民怨  
于下誅責無藝貧敢言者○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于建昌軍以其  
疏論似道奸故也蒙損之子○二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兼  
夢鼎參知政事主燭知樞密院事常擬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元賽  
典赤侵合州知州張珏敗之○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六月程元鳳  
罷○王燭致仕○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七月進封太師嗣榮王與  
芮為福王主祭王祀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時  
賈似道專政夢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懇求遺澤  
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  
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葉丞相安于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

劉整經襄陽  
遂城白河

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  
乃使人謝夢鼎夢鼎乃已○以番夢炎為樞密使常擬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以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為京西安  
撫副使知襄陽府○元阿木劉整經襄陽遂城白河口在襄陽城東北整言  
于世祖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  
江則宋可平也世祖然之遂命經畧先是阿木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在襄陽南五里顧漢東白河口謂其下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圍  
也宋患元人之用整也遣使以燕郡王告身金印牙符致之整得之即  
赴上都得罪世祖命知格反使者而移書讓宋執政○元世祖以其  
子忽哥赤為雲南王○宋師及元阿木戰于牛心山敗績阿木掠生口  
五萬馬牛五千



似道  
謝方  
叔官

戊辰四年元世祖皇帝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

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

爐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

諂遠郡賴呂文德以己官職贖方叔罪遂得免乃削四秩論者曰專權

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閑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秋七月元阿木劉

整圍襄陽○以常挺參知政事尋罷○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十

一月行義後法○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

學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

夏曰輝曰宏詞科名宋紹聖中罷詩賦之科採唐人宏麗秀異之目求

天下應用之文名曰宏詞其目有紀序箴銘有表章露布有碑書誡跋

每歲必試時四題爾至大規初改為詞學兼茂紹興初又改為博學宏

詞除去檄書而增入詔誥也蓋貫穿今古搜羅散失其學如此而後謂

其後如此而後詞之宏也學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

伯恭  
未是  
係籍  
聖賢

許曰伯恭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

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官可以

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辨者畏其勢

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字乃繫籍

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

許浩曰予觀疊山因抑安裕而發繫籍聖賢之說心竊疑之意夫學

問之至未至猶物之有輕重重者不可以為輕者不可以為重不

得亦以位之有無崇卑而有所加損矣疊山之言豈其然乎及驗之世

○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葉夢鼎罷

元立御史按察司

己巳五年

元世祖皇帝至元六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庭

芝招徠士民大脩學校賑卹貧窮由是境內乂安○以馬廷鸞為萬里

參知政事○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扼於賈似道不能

行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判

福州卒○元史天澤行省事于峴山以圍襄陽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峴山在襄陽府城南萬山在府城西南盡鹿門為一字城聯亘

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取駐必取襄陽之意○元立御史臺及諸

道提刑按察司是時阿合馬寵眷異常專總財賦開立憲臺言于世祖

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不繩治如此胡能辦事廣希憲曰今

立臺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

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邦阿合馬語塞

元行新字

○二月元人城鹿門○元行新製蒙古字更號僧八思馬為帝師○三

月元阿木自白河帥師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元

人戰于赤灘圃敗之○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

祖知樞密院事○元築南新城○夏五月馬光祖罷○秋七月夏貴帥

師援襄陽及元阿木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援夏貴復敗而走阿木於

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八月元詔諭淮蜀官吏軍民

人等使降詔曰朕纂承丕基同仁一視罔間南北兩淮四川大江以南

生靈皆吾赤子即位之始未遑他務昔遣國信使副講信脩睦以通和

好本朝投戈卷甲使兩地百姓息肩咸遵安生樂業之願豈意彼國妄

生邊釁是驅若國生靈置之鋒鏑而不卹也恐汝無辜枉被按辟抵罪

諭彼界官吏軍民人等及我國人或因小過逋亡或勢不獲已因而陷

援襄師敗績



呂文德卒

沒者當明知朕不欲用兵之本意爾等當轉禍為福其審圖之○元始

定官制○冬十二月衛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元人置權場於樊城

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皆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帥禁

兵馬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賣薪城中趙制置使視道旁遺履長尺

一宿見趙葵葵留之帳前寢用

庚午六年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廷芝為荊湖制置使知江寧府高

江萬里罷

達為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知襄樊○行成天歷○江萬里罷萬里以

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之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年

七十三卒○元初立尚書省以阿合馬為平章政事○以陳宗禮簽書

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以朱禕孫為四川制置使

知重慶府○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

廉希憲罷

朝讜正世祖嘗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

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又有方士請鍊大

丹令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

假靈于大丹也世祖善之至是為怨家所訴世祖遠罷左丞相耶律鑄

及希憲希憲既罷世祖問群臣希憲歸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擊毬

樂耳世祖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阿合馬愧而退希憲嘗病篤或言須

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希憲弟求諸阿合馬得二斤以遺希憲希憲推著

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之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

許衡入中書

三斤○元以許衡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蠹國嘗欲以其子典兵

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典財而子又典

兵太重世祖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



似道要君

似道開蟋

發余玠取玉帶

由此者阿合馬由是怨衡○秋八月詔賈似道一日一朝似道自去年稱疾求去以要君帝至涕泣留之亦不從又詔入朝不拜朝廷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呼之曰師相而不名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容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令陳振譚王趙與相持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鈎桶不獻罷去人有物求不得輒得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喜盡營亦不從駕門客朝士稱頌功德至尊之曰周公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比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

元城萬山

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于帝者○九月元以張文謙為大司農文謙坐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先氏始養蠶為絲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也立國子學以教胄子世祖皆從之○冬十一月陳宗禮致仕○元史天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宋糧道及郢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規取猶言圍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自是襄樊之益絕矣○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元伐金齒驃國降之金齒驃國古哀來國也今為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屬河南道



辛未七年元世祖皇帝春正月詔舉廣律貪○二月大饑命官賑貸知

撫州黃裳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眾夏

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元遂大會師圍襄陽城中援絕軍

民大困

劉永新曰宋之不競為日既久至此時賈似道拘留元使郝經使之  
得以啟彙且復徇其私意賞罰無章邊鄙將帥含怒解軀于是劉整  
判于蜀獻謀以攻襄陽者累歲呂文煥勢窮援絕亦反而事元為之  
嚮道而彼似道者智不足謀勇不足抗其疲民財竭于饋餉力  
盡于征戍何所為哉但聞其以燕郡王誥印致之于整欲以離間之  
而整恐元之遂疑已也則致死效命以傾覆我之意愈决用文煥之  
姪師孟于夏官本兵之地則師于江州用兵之衝其壻范文虎于殿  
廬握兵之職欲以糜文煥通和議而此主滑難者反見糜于文煥為  
之內應宋惡得而不亡也哉夫有國于東南者恃長江之險故不可  
使蜀為敵人有敵人有蜀則舟師可以自蜀浮江而下王濬取吳由  
是也亦不可使襄陽為敵人有敵人有襄陽則舟師可以自漢浮江  
而下蕭衍取齊由此也整叛而蜀非宋有矣文煥降而襄陽非宋有  
矣江漢舟楫公流東下孰能禦哉而况于長江萬里苟無人焉無處  
不可渡不必自蜀不必自襄陽後乎此者自淮西輕舟絕流而渡不

惟取東南遂以取天下我太祖是也自淮東輕舟絕流而渡不惟取  
東南遂以取天下我太祖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

先是竇默言于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

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

繼以為請至是命衡為之衡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

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

是自已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

之學士曹中涵養三四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舊子弟散居四方

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姚燧姚焯等皆驛致館下為伴讀

欲其來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學習異術乃自

許衡  
興學  
校



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唐顏真卿善草書復選世人法之謚魯公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宜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者得有疑有疑却者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

教人  
與用人  
反相

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蘗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害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下夫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計也○元張弘範入樊城墮其外郭○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嗣秀主與澤卒○十一月元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詔旨王而紀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為號馴致禹



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行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乎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求尚不負於授艱嘉禮勅天共隆大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

詔舉  
廉律

壬申

八年

元世祖皇帝  
至元九年

春正月

詔舉廉律

貞

元改中都為大都

○三

張順  
救襄  
死節

月趙順孫罷○夏五月京湖使統制張順張貴帥師救襄陽及元人戰于江中張順死之貴入襄陽而還復戰于勾林灘敗死之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克進大元兵日益至呂文煥竭力以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之者鹽新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泅徐由反人寘蠟書于警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湏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京湖制置移司郢州將帥悉駐新郢二州名新惟即京山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推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及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舟船置火槍火砲



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赴石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殿  
見及軍後曰殿凡軍敗奔還在後獨當而拒之此最為難也乘風破波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  
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綆攬筏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  
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及收  
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  
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張貴  
入襄陽呂文煥固番共于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士士能伏水中數  
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散星  
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  
尾州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自登舟帳前一  
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

五九

隱迹乃擊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居登反大索也被圍冒進元兵皆辟易  
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阿木劉整分議戰艦邀擊以死拒戰  
至勾林灘漸近龍尾州遙望見軍船旗幟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及合則  
來舟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  
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十  
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人令舁貴屍  
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呂文煥以貴附  
葬張順塚側立雙廟祀之○六月安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  
榮飲藥卒○以童鑑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九月有事于明堂遂朝享于景靈宮大兩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  
嬪胡氏為尼似道乃還時祀明堂似道為明堂大禮使至日奏中嚴外



祀明堂出胡貴妃

平童得魚不可

辯請升玉輅天子所乘法車曰玉輅輅者大車之總名蓋周之制也皆象輅曰革輅曰木輅王后之五輅曰重翟曰厭翟曰安車曰翟車曰輦車陸氏注云天子五輅飾異制同二輅一曰大輅言于金輅為大金輅

之次較太輅最後繫於次輅之末故曰玉輅也謂大兩如注胡貴妃之

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兩乘道遙子故事而奏上曰平

童得無不可顯祖退以白似道曰驟兩不終朝火俟兩止辰已間登輅

度不駭異顯祖即回奏平章不肯上遂冒兩乘道遙子直入和寧門百

官愕然莫知所以禮畢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

罷政遂出嘉會門上三降御筆勉番乃還遂罷顯祖而出胡貴妃為尼

上為之泣下按顯祖妄奏誠有罪而似道震主之威可畏哉

立變山曰嗚呼賈似道所以敢要其君而度宗所以不敢拂其意者豈不以外敵方疆國家一日不可無之乎意度宗固愚矣然猶出于衆人之所蔽似道則真天下之至愚者也蓋亦反已自思乎比狄之勢力如此吾有何術可以制之乎吾之人果可恃乎吾既無術以制

之而吾之人又無可恃者一旦強虜復來則吾之手足盡露矣何以善其後乎如此則國必亡國既亡矣吾身安能獨存乎愚故曰似道至愚者也

○冬十一月馬廷鸞之罷從之廷鸞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遂力求

去及陞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

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唐陸贄傳師旅方殷注殷衆也漢陳萬年

注且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闈不知陞

哥與元老大臣惟懷求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十二月召葉夢

鼎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先是

賈似道稱疾乞致仕天祥以為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祥遂引

錢若水例乞致仕年三十七矣○詔加大學餐錢寬科場恩例道之請

故有是命







呂文煥以襄陽降元

勸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不督列閫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陰諷臺諫上疏以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群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謂客曰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來吾以捷聞必不遣矣文煥即繆以捷聞然不知朝中實無遣達也樊城既陷阿木益併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且加遷擢文煥遂降而陳攻郢之策且請已為前鋒阿木入襄陽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也文煥至燕拜參知政事然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三月

元立太子

許衡致仕 喪葬不用佛老僧徒化之

詔淮宋城清口以備元人○置機速房于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報之弊然數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焉○元冊弘吉刺氏為皇后新名立燕王真金為皇太子○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潛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六月治宋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曰知安慶府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似道不許○竄俞大忠于循州汪立信論其失襄樊也○秋七月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時國子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阿合馬等又屢短毀漢法世祖召衡至上都議事衡面請還鄉里許之陛辭而還至懷孟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漢民事耕墾衡居家勤於自治公私兼盡不嚴而整閭門之內若朝廷大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



似道  
母喪  
去位  
復職

用老佛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老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  
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子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  
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八月知合州張珪復馬  
駿山○元以姚樞知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九月以章鑑簽書檢  
察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月以李康之為兩淮安撫制置使  
知揚州○十一月以夏貴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元主以其子忙哥  
刺為安西王開府京兆鎮秦隴蜀涼之地以商挺為其相○元遣忻都會高麗洪茶  
伐日本舟凡九百艘士卒七萬五千人  
甲戌十年元世祖皇帝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永新有氣如虹橫貫一邑永新縣屬吉安府  
○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時似道母胡氏卒  
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大學博士陳蕃帥太

元議  
侵宋

學諸生上書切諫以為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且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  
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伐也不聽及至百官奉  
棄事左傳注襄成也禮記葬曰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及還朝聞著上疏大  
怒必欲遠竄帝不可乃改臨安通判○元以兀朮為中書平章政事帥  
師經畧兩淮先是阿里海牙言于元主曰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  
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未必可平至是阿朮入朝言曰臣久在行間備  
見宋情日益削弱宜早定之元主不許阿朮又曰失今不取宋臣恐後  
日不易為也元主喜召見天澤議之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用重臣如  
安董伯顏都督諸將則海內混同可計日而待元主曰善遂使經畧兩  
淮○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遼陽時嗣國王條犖行省鎮遼霄多言其  
不便者元主以遼霄乃諸王國分地所在命希憲至北京大正名分



扶植貧弱諸王國壻莫不憚之○烏蘇蠻降于元○秋七月帝崩于福寧殿

呂氏中曰度宗即位荒于酒色萬幾大政委于大臣惟拱手而已享年不永無足稱者似道固位不早親巡邊境不謀救災不明功賞將士心離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一襄陽一關南方賴以為安既已陷失是知國勢已去當是之時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即縣之兵望風而潰大軍南渡如蹈無人之境宋祚三百餘年深可惜哉

皇子即位

皇子嘉國公熈即位皇太后臨朝稱詔皇太后謝氏也嗣子熈封兄建國公是侍為吉王弟永國公昺為信王昺楊淑妃所生○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尊皇后曰皇太后○以朱櫻孫為荊湖四川軍撫使知江陵府○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漏流安吉臨安不抗三縣民溺死者不可勝計西五十里山下兩天目山臨安之主山也天目山在杭州府臨安縣湖若左右日故名○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

元保劉秉忠卒

合灑然端坐無疾而終年五十九訃聞元主嗟悼不已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二十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無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預聞也

陳四明曰秉忠通曉音律精美術善推步仰觀占侯六壬遁甲易經象數即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故能輔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為稱左稱首其立朝儀頌章服建國號定即邑皆秉忠券之又能推引賢士大夫焉

善取江惟曹

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天澤有疾而還九日伯顏命師于襄陽師凡二十萬先是元主召天澤伯顏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元呂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郢州劉整以唆都自襄陽趨淮泗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請濟江伯顏不許曰吾受詔特綴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爵祿刑賞天子之柄 常澳京兆人貫之子也唐

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天澤忠亮有節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

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斂迹退避若將挽之者故能善

始令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子八人格樟樣杠皆顯官

○元初建東宮





